

長安學術

第一輯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編



商務印書館

長安學術

松林題

第一輯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編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学术. 第一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333-2

I. ①长… II. ①陕… III. 长安(历史地名)—文化史—文集

IV. K29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974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学术

(第一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333-2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39.00元

发刊词

长安,闻名遐迩的长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古都,也是中华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起源、荟萃、发展、兴盛并且辐射九州的圣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古朴的民风民俗,深厚的人文积淀,雄壮的历史风云,孕育和造就了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长安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中,长安文化作为其本源,谱写了五音繁会、响遏行云的华彩乐章,留下了光耀千秋、彪炳万世的丰富遗产,炎黄精神、周秦文明、汉唐雄风,已成为每个炎黄子孙萦绕心头的人文情结,也永远是整个中华民族魂牵神往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时空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存在,长安一带既是圣贤辈出、俊豪云蒸的所在,“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又曾是名流会聚、才士唱和的舞台,金声玉振,群星璀璨,是那个时代无可替代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就文化学术经典而言,炎黄传说、雅颂篇什、《周易》《周礼》、《史记》《汉书》、汉赋乐府、唐诗唐文、“颜骨柳筋”、“汉学”“关学”……这些长安文化的结晶或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杰作,无不是文化史上的丰碑大碣,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和取用不竭的精神财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对域外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长安,已成为我中华古国民族根基、文化渊源、历史名都、盛世风华的符号而流传千古,远播四方。古老而绵延的长安文化,也必然成为华夏文化现代化和世界文化交流共享的资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位处古都长安,具有研究长安文化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探讨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而展开对中国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全面研究,是长安学人和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既定目标。有鉴于此,我院一直想创办一种学术刊物,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对话和互动的平台,邀天下精英、四方俊杰在这个平台上各显神通,阐古论今,传经弘道,让古典文化之神韵与现代学术之光华在长安大地上交映融会,奏响新的乐章,书写新的辉煌。在有关各方的重视支持下,经过文学院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长安学术》这一辑刊,携带着新中国60华诞的祥云瑞气,伴随着陕西师范大学建校65周年的欢声笑语,终于诞生问世,和大家见面了。

我院是陕西师范大学最早设立的院系之一,也一直是学校重点发展的院系之一。65年来,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曾在此任教授治学。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风雨兼程,“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奠定了本学科的坚实基础。新一代学者继往开来,奋力开拓,传承斯文,传递薪火。65年的艰苦创业,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终于形成了我们文学院今天的学术格局。我院现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国家中文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汉语言文学特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更于2007年荣获国家重点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院和校内外各兄弟院系一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学术之舟,正乘风破浪,驶向更辽阔的海天。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态势,以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的“211工程”3期重点学科建设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我们深知,荣誉与压力共生,机遇与挑战并存,学术辑刊的创办和学术研究的使命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们抱定“立足长安,面向学界”的思想,以“发挥古都地域优势,突出长安文化特色,传播学术研究信息,促进学科建设发展”为办刊宗旨,力求凸显“体现地域性,突出学术性,强调创新性,注重前沿性”的办刊特色。决心在古都长安这一底蕴丰厚的文化沃土上,通过《长安学术》这一平台的搭建,为长安文化研究和学术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积水成渊,蛟龙兴焉”。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者的积极参与,想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把本刊打造成特色鲜明的学术精品,为学术研究园地增添一道新的风景。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厚德积学,严谨求实,兼容并包,尊重个性”。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以文学研究为本体,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相互交叉融合的研究理念,注重文献以固其根本,探究文艺以显其特质,放眼文化以求其融通。这已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本刊的信心。以此为起点,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长安学术》将以更为开放的气象和格局,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思路,全方位开辟富有个性化的研究空间,以展示当代学人对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把当代学术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境界,使相关研究领域的交流、对话更加鲜活精彩。同时,我们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与热忱,从事这一寂寞而绵远的事业,追求“厚重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博通,守正而不失创新”的优良学风,坚守实事求是、言必有征的基本学术品格,以求真、求实、求新的期盼,面向海内外采撷英华,以便集腋成裘,对我们这小小园地作大气的、姹紫嫣红的建设和装点。我们真诚希冀和海内外学人及新老朋友携手同行,共创辉煌,构建当代中国学术的大境界和真精神。士林有闻此风

而起者,吾侪日日引领以望焉!

《长安学术》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第一辑

目 录

发刊词	(1)
-----------	-----

〔长安文化纵横谈〕

刘生良:长安文化和早期长安文化刍论	(1)
魏景波:关于长安文化的初步思考	(8)
肖云儒: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17)
朱利民:长安·长安文化·长安学	(25)
李小成:长安学权议	(28)
田文棠:彰显多元文化魅力的“长安学”建构刍议	(36)
杨恩成:关于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断想	(43)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赵逵夫: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	(48)
韩高年:汉代长安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态变迁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66)
王长顺:由京都赋“长安事象”叙事的变化看赋风之嬗变	(74)
欧明俊 陈 堃:长安——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	(82)
钟书林:东汉长安作家考略	(91)
王作良:长安昆明池的功用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103)
汪聚应:唐代长安与游侠	(111)
杜道明:长安城的建筑风格与唐诗意境的雄浑阔大	(123)
康 震: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	(129)
王志清:长安文化的精髓与王维诗歌的经典性	(142)

2 长安学术(第一辑)

- 沈文凡 孟祥娟:杜甫长安困守时期的赋作论略 (154)
- 石 麟:唐代京师文化一瞥
——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 (160)
- 王国健:唐人小说与长安社会风情 (168)
- 伏漫戈: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所展现的陕西 (172)
- 赵学勇 王贵禄:长安文化与当代秦地作家 (181)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 马世年:祝、史“垂戒之辞”与连珠体的起源 (196)
- 伏俊琰 张艳芳: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207)

[长安古典文献学研究]

- 罗国威:敦煌本伯二五二八唐钞《西京赋》残卷籀读札记 (215)
- 刘 宁:论《西京杂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225)
- 踪 凡:司马相如集版本叙录 (234)
- 姚 军:商务本《全汉文·别录七略》佚文整理之探考 (245)
- 贾三强: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志》著录宋人文集述考 (256)

长安文化和早期长安文化刍论

刘生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限于被称为“长安”及其以后那些时期,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秦代制度文化和周秦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所在,也是其基础和灵魂所在,绝不能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关键词:长安文化;早期长安文化;渊源和根本;基础和灵魂

近年来,国家在精神文明方面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由于长安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长安文化、长安学遂成为新兴学科和研究热点。陕西省文史馆成立了长安学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成立了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都先后启动了相关研究项目,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并想利用“地利”之便,共同努力,把西安打造成全国的长安文化及长安学研究中心。但是,截至目前,不说别的,就在学界同仁中,有些人对于什么是长安文化,其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等问题尚不十分清楚,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因此,本文拟将我自己对长安文化和早期长安文化的几点思考简要地谈一谈,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长安文化的界定与分期

在不少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是觉得所谓长安文化就是指被称为“长安”那些时期及其以后这块地域上的文化,也就是说,长安文化只能从汉代有了“长安”这个名称时算起。还有人认为,长安文化只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这些认识都是很不正确的。

笔者认为,所谓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限于被称为“长安”及其以后那些时期,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因为就名称而言,这块地方在汉、唐等朝代称为长安,而最早尚无名称,至周代称为丰、镐,秦代是其都城咸阳的一部分,王莽时称为常安,隋代称为大兴,五代至宋元间又有大安、永兴、京兆、安西、奉元等叫法,明清以来称为西安(其中民国早年曾改称长安),以后或许还有新的名称,总之,其名称从无到有,几经变化,但它所指的这块地方则亘古不变。因此,在讨论“长安文化”这一话题时,不论这块地方前前后后的名称叫什么,叫不叫“长安”,其文化遗产都无可争议地应该包含在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长安文化”的内涵之中,绝不能因为某一时期没有叫做“长安”,就将其文化排除在“长安文化”之外。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早年有小名,长大有大名,随后还有字号和别名,甚至改名,但无论如何,说到底还是这一个人,人们谁也不会认为叫做大名时是这个人,叫做小名、别名、新名时就不是这个人,否则就会出洋相、闹笑话了。至于“长安”这块地方所涉及的范围,显然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其城区、郊区的狭小范围内,而应该包括其周边的畿辅地区在内。大而言之,它可以包括周秦内史地区或者说汉代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即所谓关中地区;至少也不宜小于汉代及其以后京兆尹、京兆府辖区的范围。再就文化构成而言,由于“长安”这块地方曾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周、秦、汉、唐四大王朝在内的13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其文化构成的多重性,即既有下层民间的地方文化,又有上层官方的国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吸纳和荟萃了各地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的成分。因此,所谓“长安文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文化,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这又像一个成为万民首领的人,他既有普通人的一面,又有高于普通人的一面;他既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民众,而不仅仅是个普通人了。申言之,长安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这一地域内形成的多种多重文化的概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曾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长安文化的内涵可从两方面考虑。其一,就时代而言,长安文化可分为以下十个时期:(一)先周时期;(二)西周时期;(三)秦国及秦代时期;(四)西汉时期;(五)东汉魏晋及北朝时期;(六)隋唐时期;(七)五代宋金及元代时期;(八)明清时期;(九)民国时期;(十)共和国时期。其中前三个时期可以叫做早期长安文化,是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中间三个时期可以叫做中期长安文化,是长安文化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后四个时期可以叫做后期长安文化,是长安文化的衰变和持续传承时期。其二,就文化构成而言,早期(除先周时期外)、中期的长安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的长安文化,可分为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两个层面,统称为京都

文化。这种京都文化不仅属于长安,而且属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它既吸纳和荟萃了各地文化,又对各地文化具有极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其中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汉、唐两大王朝繁盛时期的文化,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可以称为盛世文化。后期长安失去了国都地位,不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当地文化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以前的文化传统,因而可以称之为古都文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

长安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下面笔者主要就早期长安文化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二、早期长安文化的基本内容

如上所说,长安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先周时期,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以及秦代时期,基本发育成型。早期长安文化包括先周时期、西周时期、秦国及秦代时期。下面分别作以简要阐述。

(一)先周时期

据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秦岭和渭河平原一带生活,先后在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猿人遗址及新发现的洛南猿人遗址,^①中期的大荔人遗址,晚期的黄龙人遗址;中石器时代的大荔沙苑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渭南史家、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长安客省庄、三原邵家河、临潼康家等龙山文化遗址,^②还有夏代的商州东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的岐山周原文化遗址等。^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姜寨等文化遗址以及近年来在长安、合阳、铜川、宝鸡等地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比殷商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符号——陶文,这应该是我国最古的文字。^④除了这些文化遗址和早期文字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关于女娲造人、夸父逐日及河伯、洛神、河图、洛书等神话,关于炎帝、黄帝、帝喾、大禹等传说,关于后稷封邰、公刘迁豳、古公迁岐、文王伐崇代密、武王代纣灭商等历史记载。此期既是长安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

① 《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第1版。另见余方平《关于洛南猿人生活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遗址图说》,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③ 陕西省人民政府:《长安——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华夏经纬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5月15日。(http://www.huaxia.com/zjsx/sxht_sxgl_you2.htm.)

④ 郭琦:《陕西五千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4页。

(二)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长安一带成了周王朝的都城和王畿之地。雄峙于丰、镐之间的“赫赫宗周”,就是长安大地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更重要的是,西周文化以理性觉醒和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上截然划分了一个时代,在世界文明史、文化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周人是个农业民族,在长期务农的过程中,不得不注重现实,注重人事,从而较早冲破了神巫文化的迷雾,进入了理性觉醒时代,加之周公制礼作乐,致力于创建和谐的政治秩序和营造优雅的人文环境,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礼乐文化,从而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上的“文明礼仪之邦”。现存《诗经》305篇中,《周颂》、“二雅”的绝大部分、“二南”及《豳风》等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又大多属于今陕西地域的诗歌,再加上后来续编的《秦风》,其总数达162篇。其中产生于今陕西地域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诗经》的半壁江山,而且多是《诗经》各个方面的代表作,其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性、艺术成就的杰出高超性、文化特色上的多重涵容性,再加上其正统地位所产生的无比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其差不多成了《诗经》的主体,对后世诗歌文化和诗歌文学也产生了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另外,西周都畿的农业文化、青铜文化、史官文化和教育文化等,也颇有成就和影响。西周时期的长安一带,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祥地和文化中心;西周时期的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第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为整个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秦国及秦代时期

周王朝东迁后,秦襄公因以兵护送平王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赐之以岐以西之地,后驱逐犬戎,西周畿内岐、丰之地即长安一带地方遂为秦国所有,于是长安文化进入了东周时代的秦国和统一天下之后的秦代时期。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这一时期的长安文化简称为秦文化。

秦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它崛起于周代后期,进而取代周文化成为又一统治全国的强势文化,这便使关中地区再次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由于秦代后期的错误举措和二世而亡的短命事实,人们至今对秦文化的认识仍存在某些偏见和误解,有必要略加说明。

秦文化并非专指秦代文化,它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秦本是周王朝分封的西方小国,其早期除尚武精神比较突出外,在文化上还是相当落后的。随着周王朝的东迁,秦人进入了关中地区,历经春秋尤其是战国时代的发展,在学习、吸纳各种文化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至秦统一而达到高潮。其后期又随着专制

统治的不断加强而走向极端,并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衰亡。

秦文化除秉承着神话时代特别是炎黄以来自强不息的奋斗创业精神,承传着周文化的现实、理性精神,保持着自身固有的尚武精神外,其精神文化方面的特征之一,是虚怀开放、招贤重客的尚贤精神。春秋时期,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李斯《谏逐客书》),从而成为西方一霸。及至战国,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接着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雎,庄襄用吕不韦,始皇用李斯等。可见秦历代统治者多能以虚怀开放的文明心态和精神,广纳贤才为己所用,重用客卿成就帝业。这也是秦在为政、用人方面的显著特色。特征之二,是杂采百家、综合为一的学术精神。先秦诸家学派没有一家创立于秦,但后来许多学派的人物多有居于秦者。春秋末年,道家始祖老子就入秦传道授徒,终老于秦,使秦成为道家后期的重要基地之一。墨家巨子腹䵍等人,纵横家张仪等人,法家商鞅、韩非、李斯等人都长期居秦。秦始皇前期还建立博士制度,任用伏胜、淳于越、叔孙通等七十儒生为博士官参政议政。秦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成了各家人物施展才学的舞台,更成为法家学说最成功的实验基地。可见秦之前期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是相对开明、宽松,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崇尚儒墨的举贤授能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精神。尤其是吕不韦主政期间召集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囊括了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纵横各家学说,体现出兼收并蓄、杂糅为一的杂家特色,是秦政治上要求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更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总览性的文化要籍,一部集先秦诸子精英之大成的学术专著。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高诱誉之为“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许维遹先生更热情赞扬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①虽然它还未尽圆融统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战国末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水平,更代表着先秦秦地的学术特色和最高水平。特征之三,是不拘成法、勇于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或曰体制文明的创新上,废除分封制,创立郡县制。这显然是符合时代潮流,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另外还有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秦为创建一个新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人们一般认为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取胜的,但在实质和深层内涵上,显然与其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以及雄伟博大、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分不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其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及其文化精神的胜利。

①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页。

总之,秦国和秦代时期是早期长安文化的重要阶段,是整个长安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第二座辉煌的里程碑,为整个长安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秦代后期独尊法术,焚书坑儒,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贾谊《过秦论》),从而导致迅速灭亡,留下了极其深刻惨痛的历史教训。尽管如此,汉承秦制,秦代创立的先进的政治体制以及某些文化成果,还是被汉代以后历朝历代承继着。就连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也是对秦博士制度的承继。在关中这块帝都故地上,汉、唐两代在批判地继承周、秦文化的基础上,把长安文化推向繁荣和鼎盛,创造出了更加辉煌的盛世文化和盛世文明。

三、早期长安文化与后世长安文化的关系

作为早期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中国文化元典,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渊源和宝藏。以中国文化元典为首脑、基础和主导的整个长安文化,其中蕴涵着历代先贤的生存智慧、思想信仰、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学精神的宝贵资源。比如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和为贵的和谐精神,与时俱进的经世精神,多元融通的精神,崇尚自然的精神,以及悲剧精神、忧患精神、自适精神、创造精神、抗争精神和以中和为美、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的诗性精神、审美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验凭借,并对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中国文化元典为主导的整个长安文化,亦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

除儒家经典外,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墨家经典《墨子》,法家前期代表著作《商君书》、后期集大成著作《韩非子》,以及杂采各家学说的杂家巨著《吕氏春秋》等,都与古代长安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诗》、《书》、《礼》、《易》这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老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这几部诸子典籍,均成书于“前长安时代”的周秦京畿地区,它们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最宝贵的文化元典,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思想渊源和灵魂所在,具有极强大的辐射力和极深远的影响力。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著作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即使如《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著作,学界也普遍认为它既是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总结,又是秦汉思想史的开端。^① 汉代的政治文化来自于秦代,汉代的思

^① 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附录》,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360页。

想文化则来自先秦诸子之学,汉代的文学文化受周、秦文学传统的影响很深,当然,由于汉代统治者属于楚人,爱好楚文化的缘故,汉代文学还受到先秦楚辞的很大影响。

另外,周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在丰镐遗址、雍城遗址、栎阳遗址和咸阳遗址的重要发现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丰京大型车马坑及青铜重器的发现,镐京5号宫殿遗址的发现,雍城宗庙遗址的发现,咸阳1、2号宫殿遗址的发现,以及秦陵兵马俑、铜车马等陪葬坑的发现等,都是周秦王朝繁荣强大的象征,^①也是早期长安文化在物质文明和科技文化方面高度发达的象征。这又表明周秦时代也为后世的京都长安在物质文化、科技文化方面奠定了较雄厚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影响其发展。

要之,长安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秦代制度文化和周秦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所在,也是其基础和灵魂所在,绝不能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要是没有早期的长安文化,汉代以后的长安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长安文化就失去了根本,失去了基础,失去了灵魂,也就不会有汉代及其以后长安文化的发展繁荣。

综上所述,长安文化是该地区以周秦汉唐时期为主要代表从古到今历代历朝所有文化的总和。汉代以前的早期长安文化自然应在长安文化的本义之中,而且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还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绝不能因为当时这块地方没有叫做“长安”而将其摒弃在长安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外置之不理。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① 陕西省人民政府:《长安——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华夏经纬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5月15日。(http://www.huaxia.com/zjsx/sxbt_sxgl_you2.htm.)

关于长安文化的初步思考

魏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长安文化指长安地域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积淀和逐渐成型的文化,其鼎盛期在唐代。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层面,长安文化包含着环环相扣的三个维度,即地域文化、都城文化和盛世文化。对于这一极富魅力的学术命题的研究,既要注意研究对象本身的“无限可阐释性”,又要注意其边界和底线,从而把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关键词:长安文化;地域文化;都城文化;盛世文化

长安文化指长安地域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积淀和逐渐成形的文化。古都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千余年之久。其中西周、秦、西汉、唐,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的最辉煌的篇章,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诞生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变奏曲中,长安文化是雄壮激越的华彩乐章。从狭义到广义,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笔者于此不揣鄙陋,拟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

在空间维度上,长安文化是一种自成特色的地域文化,长安雄踞关陇形胜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底蕴绵远深厚,文化风貌以雄阔刚健为主。长安地处关陇地域的腹心,占有地理上的制高点,是联结中华东西的纽带,研究长安文化首先应关注其地域特色。

文化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至今学者对文化的研究,论说纷纭,已有上百种解释^①。但任何一种范畴,自有其边界。文化有所

^① 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谓历时性和共时性,前者指文化时间,后者指文化空间。简而言之,文化即是指历史上一定区域内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形态。^① 历史不仅是时间的延续,也是空间的扩展。在不同的空间中,历史文化的发展并非同步,而是表现为参差不齐的样态,甚或在某些封闭的区域里出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间停滞现象。研究古代文化与文学,地域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维。以此来研究长安文化,首先应在关陇地域文化的背景下予以考察。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首先表现为地域独特性,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造成的封闭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地域文化特色极其鲜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圈,如关陇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其次,地域文化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和层积性。一个地区历史遗存愈多,文化遗产愈丰富,其地域文化就愈发达。大多地域文化的命名可以上追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如“秦”、“晋”、“巴”、“蜀”、“吴”、“越”等,这些诸侯国虽已为历史之陈迹,但作为各自的文化内核却代代传承,长期影响着此地风俗。复次,地域文化具有相互渗透和包容性。地域文化的独立和封闭只是暂时的相对的现象,交融和渗透却是主要的趋向。中国历史上回环往复的统一与分裂,使地域文化也不断地发生交融、演进乃至变异。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尤其在几个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更形成了兼具几种地域文化特点的特色文化。因此,研究地域文化,既要立足于所研究的地域,又不能局限所研究的地域;既要研究其自身的地域特点,又要研究它与邻近地域文化的关联;既要研究其历史渊源,又要研究其现时的表现形式;既要研究其表相的狭义的文化形式,又要研究深层次的文化内核。

以是观之,对长安文化的研究,应立足于关陇地域,由关陇区域入手,层层深入,探究其内核。关中和陇右本有差异,但在长期的地缘历史背景下结为一体。此区以黄土高原为主体,西接河西戈壁,北通内蒙大漠,东连晋豫丘陵,南抵秦岭高山。其核心地理要冲在关中平原、河西走廊一线。沿着这条线,既可西出大漠,也可东进中原。可谓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既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也有利于输出长安文化。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嵕山。关中居群关之中,东有函谷关,西有陇关、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临晋关。渭水、泾水、洛水三条大河贯穿关中东,冲积出一片广阔的平原。由于自古是王都所在,关中的开发历史悠久。司马迁对关中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有全面论述:

^① 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